

情 義 兩 難 忘
情 義 兩 難 忘
情 義 兩 難 忘
情 義 兩 難 忘

目錄

第一章	危城送藥.....	4	第二十四章	家族的秘密.....	177
第二章	營救.....	12	第二十五章	真愛.....	182
第三章	我們不能死.....	20	第二十六章	美麗的遠景.....	191
第四章	上海解放.....	28	第二十七章	紫外線燈惹的禍.....	198
第五章	初出茅廬.....	38	第二十八章	老驥伏櫪.....	209
第六章	住院醫生.....	46	第二十九章	七十二家房客.....	219
第七章	心無旁騖.....	53	第三十章	忘我犧牲.....	227
第八章	跨過鴨綠江.....	62	第三十一章	孤家寡人.....	233
第九章	相逢恨晚.....	71	第三十二章	敞開心扉.....	243
第十章	輸掉了煙斗.....	77	第三十三章	心靈對話.....	253
第十一章	留學莫斯科.....	85	第三十四章	到廣南去.....	260
第十二章	岩石上的姑娘.....	92	第三十五章	綠林好漢.....	265
第十三章	迷幻.....	98	第三十六章	心中有慈悲.....	271
第十四章	麻醉詢問.....	113	第三十七章	血的教訓.....	283
第十五章	低溫直視.....	122	第三十八章	知錯能改.....	297
第十六章	萍蹤寄語.....	127	第三十九章	自責契約.....	301
第十七章	榮幸午餐.....	134	第四十章	真誠的禮物.....	308
第十八章	麥卡錫主義.....	139	第四十一章	石沉大海.....	316
第十九章	心連心拯救.....	144	第四十二章	千帆已過.....	324
第二十章	聯邦密探.....	148	第四十三章	填平鴻溝.....	337
第二十一章	認罪協議.....	153	第四十四章	曙光初現.....	352
第二十二章	葉公好龍.....	164	第四十五章	悲喜交加.....	365
第二十三章	又一個白衣姑娘.....	170	第四十六章	講不完的故事.....	373

第一章 危城送藥

解放軍一九四九年四月廿四日攻取南京後，乘勝追擊，分兵三路合圍上海，以大軍壓境之勢，爭取和平接管。國民黨軍隊則部署二十萬兵力，在上海外圍構築三重防線，阻擋解放軍推進。戰鬥雙方都不願這一世界名城遭受戰火蹂躪和生靈塗炭。

延至五月八日，我接到地下黨通知，把截獲國軍防線圖送往蘇州河北岸，指引解放軍攻城。

上級安排我執行這一重要任務是因為我參加聖約翰大學地下學聯已兩年，受到信任，而且我是實習醫生，以送藥為名，把情報送至一名患者家中較為安全。

這患者是我二叔，他家位於京滬杭警備司令部主力防線上。守衛那裡的國民黨五十四軍認為二叔的住房太高，妨礙碉堡視野和火力聯網，命令拆除。房子被拆後，二叔以體弱多病為由，死硬不肯搬走，在原址搭建一間矮小木屋住下來，閒來讀碑閱帖，把生死置於度外。此事被愛好書法的五十四軍闕軍長知道，特許他一家可以留下，發給臨時通行證，在規定時間通行。

地下黨利用這張通行證便利，迅速在二叔小屋設立秘密聯絡點，把上海消息傳送至解放軍前沿指揮部，彌補市內「永不消逝的電波」電台最近遭受破壞的情報中斷。

之前，患有肺病的二叔曾到上海博愛醫院求醫。那時，我的好友兼同學李建華在胸科實習，發現二叔肺部 X 光照片有陰影，立即請教美籍教授羅斯。他看片子後，用紅筆在片上圈畫一些病灶，再查看血液和痰液化驗結果，斷定二叔患的是肺結核，並處方三種特效藥物治療。

我深知秘密傳送軍情既光榮又艱巨，請求可否與李建華一起前往。

地下組織認為，兩人同行也有好處，在兵凶戰危時刻，路上可以互相照應，另外，李建華是醫治過二叔的醫生，若然遭到盤查，容易解釋過關，但是，絕對不能向李建華透露行動秘密。我知道這是地下工作的鋼鐵紀律，保證嚴格遵守。

次日清早，我和李建華穿上白襯衣，深色長褲，黑襪子和黑皮鞋，不結領帶的簡便裝束，帶上出診藥箱，內有少量退熱止痛片、止咳藥水和新配的三瓶抗結核藥，另外還有一張二叔肺部 X 光照片出發。

到達小屋之時，二叔正在午飯，我們還未來得及問候他病情，兩名五十四軍士兵已經衝了進來，呵斥我們擅闖禁區，聲言把我們押到師部去。

我馬上拿出一包美麗牌香煙拆開，分送兩人，另外，向每人贈送兩塊光洋，意作勞軍。他們感受我們拳拳盛意，怒氣稍為消減一些，其中一位還把光洋放在唇邊，吹得嗡嗡發響，以辨真偽。

我乘他們分心之際，迅速把有密寫情報的空癩煙包揉皺成團，扔在指定屋角裡。

「闕軍長有規定，不能沾王伯伯半點便宜，這幾根香煙我們可以收下，但是光洋絕對不行。」一名士兵說。

「你們違反戒嚴令，一定要押走。」另一名粗聲大氣補充。

我辯解，「通行證不是明明寫著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可以通行嗎？我們按時進來，並未違規啊！」

「軍令隨時有變！」他們斷然回絕，不管我們如何解釋，硬把那出診藥箱、X光片和四枚銀元收拾起來，統統帶走。

我慶幸扔在屋角的空癩煙包沒被察覺，心也定了，因為情報已經送達指定方位，任務準確完成。

在師部裡，負責盤問的軍官查不出我們有通敵的真憑實據，但認為在戰局緊張時刻擅闖禁區，有重大嫌疑，立即致電警備司令部進一步偵查。

不消片刻，一輛巨型警車「飛行堡壘」呼嘯而至。車未停定，幾名便衣警察飛撲下來，如臨大敵，把我們鎖上手銬和腳鐐，推入車廂。在駛往市區途中，警笛長鳴，嚇煞路人，最後把我們押進四馬路（福州路）上海警察局。這時，一大群中外記者已經擠在警局門外，爭先恐後紛紛對我們拍攝。

警察局刑事處副處長朱立明立即升堂提審，他知道我們是聖約翰實習醫生，態度還算可以，不像前線軍人那種惡形惡相。

朱立明問我二叔患什麼病，我答是肺結核，又問X光片上用紅筆標記的大圓圈是什麼意思，我說是結核病菌侵犯肺臟的病灶。

「這十幾個小紅圈又代表什麼？」他看著片子繼續質問。

「那是結核菌病在肺內散發的細小病灶。」我答。

「這幾道紅色箭頭又有什麼解釋？」

「箭頭指的是病菌播散方向。」

「你們的病人能看懂這種圖片嗎？為什麼把它帶來？」

我說因為戰事緊張，擔心今後不能再給二叔送藥，所以才把片子交還本人，讓下一手醫生有治療依據。

我心裡想，朱立明雖有學識，終究是醫學門外漢，他只是對醫學有興趣才如此詳細詢問，僥倖他會放我們一馬。

審畢，朱立明接過秘書紀錄口供，簽了字，向屏風後另一部電話嘟囔幾句，然後親自把我們押送至北座，乘坐升降機直達五樓局長辦公室。

入門後，見到一名中年男子悠然坐在安樂椅上，我馬上認出他就是赫赫有名的上海警察局毛局長！

毛局長接過卷宗，一邊翻閱審訊記錄，一邊瞪眼望向X光片。稍後，他本來儒雅面孔突然變色，厲聲對我們說道：「可

惜啊！可惜啊！你們有好好醫生不當，偏偏向共產黨投懷送抱，真是太可惜啊！難道這是 X 光片嗎？不！不！這就是一張警備司令部上海防線圖！哼！你們竟然斗膽拿這張片子向共軍通風報信，洩漏軍機，該當何罪！」

聽到毛局長如此說話，我感到無比震驚。怎麼 X 光片一下子變成上海防線圖？我瞄瞄身旁的建華，他也莫名其妙望著我。我只有好聲好氣向局長解釋，不必對這張醫學圖片過度敏感。

毛局長繃緊臉孔，霍然起立，把牆上藍色布幕一手扯開，掛幕的鐵環發出利劍出鞘嘶嘶聲，讓人聽著心寒。此時，牆上展現一幅巨大上海地圖，有紅、藍、綠三色把上海三重防線標記一清二楚。我一瞥之下，心中更加惶恐，這種高度機密軍事地圖給我們過目，我們豈能活著性命走出警察局去！

毛的手指戳向地圖，憤怒咆哮：「你們的罪證無法抵賴！X 光片上的大紅圈就是上海市中心，十三個小紅圈，就是我們北部防線十三處重型火力據點，還有第三，你們標記的紅色箭頭正正是我軍佈雷區。哼！虧你們想得出來，利用這張 X 光片把防線佈局顯示一清二楚，向共軍洩露打擊座標。我們的將士，包括你們的叔叔和兄弟將會面臨什麼？他們只會片刻之間變成炮灰！你們簡直是死有餘辜！」他罵聲未斷，重拳擊案，把案上紙筆墨硯全部彈起。

初時，我只以為毛是杯弓蛇影，待我抬頭再看地圖一遍，發覺 X 光片上的左肺葉確實像上海市區向東海突出一片弧形陸

地，而圈畫的十三處小紅點也與地圖上十三處火力據點數目恰巧相同。我的心砰砰跳動，面對這名掌控生殺大權的警察局長，不知如何才能脫身。

一直不吱聲氣的建華立即開腔回答：「我有話說。」

「唔！看你良心還未壞透，你老實說出來！是誰指使你們執行任務？」毛質問。

「這不是什麼軍事情報，X 光片上的紅筆是聖約翰大學胸肺科教授描畫，他是美國人，從不過問中國政事。我們去北岸只為病人送藥，絕對不是傳送情報。」建華鎮定回答。

「這教授叫什麼名字？」

「當勞·羅斯。」

「他人在哪兒？」

「他住在聖約翰校園小白樓，只因為他母親有病，剛回美國新澤西州探望去了。」

「哼！那就是死無對證。你居然還敢耍弄我！」毛更顯怒氣沖沖。

「羅斯教授只請兩星期假，之後會回來的。」建華急忙補充道，「他未回來之前，我可以找高俊證明我們清白無辜。」

「是哪一名高俊？」毛詫異問。

「憲兵隊九團的憲兵隊長高俊。」建華有恃無恐說。

「原來是這個高俊！」毛局長不屑一顧，「哼！這個赤佬昨天已經被捕，他連自己清白都證明不了，還能為你們證明什麼！你和他是什麼關係？」

「他是我表哥，我大阿姨的兒子。」建華仍然抓住這根救命稻草不放。

「哼！如果給我查出你和他有什麼勾結牽連，你還要罪加一等！」他大手一揮，指向右門，厲聲向守衛命令，「把他們押下去！」

高俊曾是孫立人部下，抗日時期驍勇善戰，在緬北戰役立下功勞，二戰結束後被派往美國西點軍校受訓，回國後轉入憲兵隊伍。建華的父親李國祥對這名英雄般的外甥十分仰賴，曾把幾萬匹軍裝布料捐贈國軍，並委托高俊轉交到城防司令部去。

高俊十分喜愛表弟建華。一九四八年十月初，建華全家搬遷香港，建華獨自留在博愛醫院繼續實習。當時，眾多親友到機場為李家送行，我親耳聽到高俊向李國祥夫婦說，建華在上海安全由他負責。兩老聽到憲兵隊長信誓旦旦保護自己兒子，甚感欣慰，久久握住高俊雙手不放，連聲道謝。

高俊被捕，讓我們大失所望。看見毛對高俊恨之入骨，更令我們感到凶多吉少。

離開局長室時，朱立明對我低聲說，從右門出來算是有運氣的。我不知左、右門有什麼分別，他緊接一句：「快叫家裡人請律師吧！」

第二章 營救

在牢房裡，我看到建華表現堅強，既感安慰又有內疚，因為是我邀他送藥而害了他，萬一煙包密寫情報也被揭露，證據確鑿，我們兩人必死無疑。我對自己犧牲早有思想準備，那是為了上海解放而獻身，我豁得出去，但是對於建華來說，他根本不知送藥真情，白白讓他枉死，我於心何忍！

我曾不止一次向上級推薦建華加入地下組織，但是一直沒有回應。那時地下活動都是單線聯繫，我也不能肯定建華是否已被另一單線發展為成員，只是彼此不能曝露身份，各行其事而已。

回想受審當時，建華應該知道 X 光片上的紅圈可能不是羅斯原來手筆，另外，假如那些紅圈真的代表國民黨軍火力據點，建華已經巧妙把責任推卸至羅斯身上，給日後辯護留下伏筆，可見建華當場應急之高明。

奇怪的是，回到牢房後，建華一句也未向我提及 X 光片一事，我估計他一定知曉此次行動秘密，也許知得比我還要多。

無論如何，現在我和他一同被捕，一同坐牢，一同面對審訊，我已認定他就是地下組織同志。想到這裡，我沮喪之餘又有點興奮，我和他不但一起走上醫學救國之路，也是一起走上革命救國征途，真是惺惺相惜。

我們未能按時返回博愛，地下黨一定知道出事了。我盼望他們前來營救，那怕只能救出建華一人，留下我來頂罪也是心甘情願。

當我思緒平復一些時，記起朱立明提示從右門出來是一條好路，還可請律師打官司，於是，我和建華立即商量如何設法脫身。

我肯定毛局長一時之間不會槍斃我們。

我盤算，高俊是憲兵隊長，在警備司令部裡有一定份量，如果高俊在逆境中仍能為我們說上幾句好話，令毛放過我們，那是最好的結局。另外，解放軍將快攻城，只要熬過黎明前黑暗，先頭部隊一定搶先打開牢門，把我們拯救出去。

建華則認為我們已是死到臨頭，不能坐以待斃，建議天亮後設法通知陳毓麒出手相助。

「陳毓麒一定有辦法解救我們！」建華有信心說。

建華並非臨急抱佛腳，陳毓麒是建華的同父異母哥哥建中的姨夫。雖然不是嫡親，建華也隨同建中一起，稱他為三姨夫。

這三姨夫有錢有勢，又疏財仗義，在長江經營航運生意多年，擁有各種大小輪船、拖船和機動帆船逾千艘，有船王之美譽，但是，他為人低調，喜歡別人稱他為帆人。此後，大家把帆人改為同音的凡人，讚揚他的平民風格。他確實是撐掌帆船

出身的船家小子，全靠刻苦努力和俠義秉性在大江大湖裡一帆風順，在短短二、三十年間，從一介草民茁壯成長，現今已成為龐大運輸船隊的首領。

一九四八年秋，陳毓麒與家人搬遷香港去。四九年元旦過後，蔣介石下野，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又與解放區天津簽署通航協議，上海麵粉可以輸送天津去，而開灤煤炭也可以運到上海來，長江船運再度活躍起來。他看到如此樂觀景象，又隻身返回上海，觀望情勢，重燃國共和談，隔江而治希望。

建華說，陳毓麒與警備司令部的湯司令稔熟，他估計由陳毓麒出面向湯司令求情保釋，大有成功把握。

我對建華看法不盡相同。

陳毓麒出手幫助是肯定的，因為陳、李兩家是姻親，陳家經營航運，李家經營織造，生意相輔相成。兩家人估量內戰情勢，共同進退，並各自把上海大部份資產搬遷香港，另謀發展，可見關係非比尋常。

另外，陳毓麒十分欣賞建華才華與品貌，早有心意招為東床快婿，只是陳家小女陳美琪尚有幾個月才高中畢業，又適逢戰火臨近，定親之事暫且不提。現時，建華在上海出了如此大事，陳毓麒豈能袖手旁觀！

最重要的是，湯司令能否給陳毓麒一個情面有很大疑問。

按常理，陳毓麒的船隊正在日夜為湯司令運送人員和物

資，有求必應，現在反過來，他請湯高抬貴手，釋放兩名實習醫生，本應易如反掌，但事實如何，難以預料。

解放軍渡江之後，提攜湯司令登上仕途的恩師是浙江省省長陳儀，他頻頻到訪湯家，每次均是勸導湯認清形勢，以國家大業為重的說話，湯總是聽不進去。初時，湯對陳行為秘而不宣，時間久了，又恐陳與親共人士串門過密，終會惹禍上身，所以他拜托毛局長把陳儀留宿在家，不與外人接近，以策安全。可是，毛局長卻以自家三餐粗茶淡飯，門庭淺窄，配不上恭候省長大員為理由，婉言相拒。此事不成，湯司令不得不把陳儀與自己來往一事向蔣稟告。

由此可見，毛局長對湯的請求未必俯首貼耳聽從，而湯司令只是鐵石心腸忠於黨國，乃至六親不認。我估計毛、湯兩人拒不保釋我們是完全可能的。

為了脫離虎口，我和建華在牢房琢磨整夜，幾乎沒瞌上一眼。

次日早飯時間到了，派飯的獄警表現有些異常，分給我們咸菜泡飯之外，還添加其他犯人沒有的大餅、油條和熱呼呼的培根，我預感這並非好事，因為給犯人吃飽一頓是臨刑前老規矩。

那名叫江甦的獄警，見我們遲疑不吃，低聲說道：「沒啥事體，是剛剛煎好的培根，快趁熱吃吧！這是陳小姐吩咐給你們吃好一些，等一會她來探監。」

聽到如此解釋，我們才有點放心。可是，這也奇怪，這陳小姐是誰？她有這麼本事為我們在獄中添加伙食？難道是地下黨派人來了？我向江甦打聽陳小姐是何方神聖，他只是搖頭不語。

按照地下黨原先設計，如果我已經把香煙情報安全送出，而又失去單線聯絡時，可以把襯衣右側袖口翻轉兩褶，作為一個秘密信號讓組織知道。現在，我估計可能是地下黨派人來了，我馬上把右邊袖口翻轉兩摺，把信號傳出。我身陷牢獄，衣衫不整根本無人理會。

沒多久，傳來高跟鞋咯咯聲，在牢房昏暗入口處出現一名窈窕女子，身穿銀色旗袍，閃閃發光，粉臂上的白紗手套格外耀眼，十足大明星步出舞台那種花枝招展。可惜，她的顏面被黑色帽裙和垂下紗罩半遮半掩，我和建華都認不出她是誰來。只是她的體態，倒像是陳毓麒的小女兒陳美琪，但她這種養尊處優的大家閨秀，絕不可能獨自闖入這種下九流地方來。

當這名風騷女子婷婷玉立我們面前時，我才恍然大悟，她果真是陳美琪，萬萬沒想到這小女孩搖身一變，打扮成大紅大紫交際花模樣。

「美琪，你怎能來這兒的？」李建華率先發問。

「要不是我借這身打扮，他們還能讓我進來嗎？」她晃動臂彎上鱷魚皮手袋，「當然囉，也得要靠這個。」她說的是手袋裡一疊美鈔，每遇一名獄警派發一張。

「我意思是，你怎能知道我們關在這兒？」建華再問。

這時，美琪把一張摺疊報紙從手袋抽出，耳語說：「今早所有報紙都登了，所有電台都播了，全上海通了天，兩名聖約翰醫生犯下死罪，三天後槍決，所以我急得直哭。爸爸到寧波去了，明天才回來，我趕緊先來打探消息，及早想辦法把你們營救出去。」

別以為美琪才只有十六歲，她的智力、情感和處事能力與她充份發育體態那樣，顯得特別成熟。她聽了我們講述被捕經過，立即搖頭跺腳，認為警方單憑一張 X 光片定罪，實在太不應該，一定是被人冤屈，並矢言要擺平此事。她話語未完，雙眼湧出淚水，還伸出雙臂，穿過鐵柱欄柵，緊緊摟住建華不放。

美琪熱情如火，又秉承她父親俠義秉性，加上她這種年紀學生，滿腦子理想主義，我料她將會不顧一切拯救我們。我勸她不要一時衝動，保釋是一件十分慎重事情，要等待她爸爸回來才一起商量辦理。

她啜泣一會，便把手袋中剩下半疊美鈔偷偷塞給我們，匆匆離去，說要立刻辦理一件大事，叫我們等候消息。

當天下午，美琪在規定探監時間又來了，換上一套鮮艷夏裝，回復本來天真活潑形象。

這時，她一句話也沒提起今早辦的大事，也沒答覆我們委托找趙律師的下文，只是說，她已把我們情況告知我媽，用長

途電話告知建華香港家人，也稟告了她在寧波的老爸。除此之外，她還說建華的大哥正從香港飛來營救，傍晚時候抵滬。

美琪把帶來「老大昌」蛋糕盒子打開，一片片遞上，不停叫我們吃，擔心我們在獄中挨餓，不過，她也似乎以食物塞住我們嘴巴，不要多問多說。看她焦慮的表情，像在沉默中祈求安寧。

她伸手整理建華的亂髮，又用手絹擦淨自己淚珠，神態變得更加落寞。我們也不想煩擾她，只有大口大口吃她的「老大昌」，在此情此景，再精美糕點在口中只是味如嚼蠟。她呆了一會，又趕往龍華機場迎接表哥建中抵達。

美琪走後，兩、三名獄警圍上前來與我們搭訕。他們盛讚美琪漂亮，聰明和賢慧，是一個現代孟姜女，還說李建華有這樣的未婚妻是三生修來的福氣。

「未婚妻？」這讓我們變得丈二金剛，一下子摸不著頭腦。

聽他們所說，才知道美琪今早所辦的大事就是去找毛局長保釋我們，掀起軒然大波。

毛問她是誰，她自稱是李建華未婚妻，又問她靠什麼來保釋，她說拿自己「廈門航運公司」作擔保。毛查證出她父親陳毓麒在一年前已把上海「揚子航運公司」分拆成五家子公司，分別給五名子女掌管，美琪確實分管了廈門一家。

毛向美琪聲言，我們犯的是重罪，正在審理，不能即時保釋，於是她放聲大哭，哭聲震天。此時，北座三樓辦公室有一職員嫌哭聲嘈吵，用力把窗戶關上，把兩片玻璃震脫，從高處墮下，發出尖銳響聲。於是，有些人說陳小姐哭崩了北座，另一些人更誇張成孟姜女哭崩了長城。

毛見美琪如此慟哭只能勸她先回家去，答應兩天後才能回覆保釋事宜。

陳毓麒和建中昨晚分別從寧波和香港回到上海，連夜商量一個「三步走」保釋計劃，第一步是「動之以情」，二是「曉之以利」，最後一步是「涉之以權」。

美琪已向毛表明自己是建華未婚妻，此話雖然無人證實，但還算靠譜，已經走出「動之以情」第一步；另外，美琪把「廈門航運公司」這張牌子打出去，迎合國民黨軍政人員向廈門撤退路向，相信有「曉之以利」效果；至於是否請求湯司令出面與毛局長進行權勢交涉，踏出「涉之以權」第三步，這要十分慎重，非到關鍵時刻，不能隨便動用，否則弄巧反拙。現時毛掌控警權，湯掌握軍權，誰比誰更有利於我們，一時也難以分清。

上海著名律師趙國正答應為我們打官司，費用當然十分昂貴，不過，趙律師熟悉警局內部和法律界上下各路人馬，有利訴訟前後舉措，錢銀多少已不在話下，能保住我們性命至為緊要。

情義兩難忘

作者：桑蒂

設計：4res

編輯：NaNcy

出版：紅投資有限公司（紅出版）

地址：香港灣仔道一三三號卓凌中心十一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三字樓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880 號 14 樓

(886) 2-8227-5988

<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二零二二年七月

圖書分類：歷史小說

國際標準書號（ISBN）：978-988-8556-07-6

定價：港幣八十元正／新台幣三百二十圓正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